

有關“Sharawadgi”的一個解釋^{*}

張沅長 著

楊尹瑄 譯^{**}

威廉·鄧普爵士（Sir William Temple，1628-1699）在他的〈論伊比鳩盧的花園〉（“Upon Gardens of Epicurus”）中寫道：

我以前講到最好的庭園形式時，談的僅僅是那些具有某種規則性的庭園；然我孤陋寡聞，竟然不知尚有其他庭園風格能以完全不講究規律的方式，造成比別的形式更能掌握住「美」的效果。可是他們中國人就是能化至此境。他們對自然必有不凡的體悟，否則就是天分上特擅設計，想像力強，判斷力高。他們的技巧，可以化腐朽為神奇。我曾在某些地方看到這種才情的發揮，雖然我更常聽到和中國人生活過的人士談到此點。中國民族的思考範圍，似乎和我們歐洲人一樣博大。對我們而言，建築與園林之美，主要的構成因素包括比例、對稱與一致性。我們的走道和林木皆一一經此安排，間距都丈量得非常準確。這種植樹方式，中國人卻加以詬責，道：能數滿百數的小男孩，也都會把林蔭道上的群樹筆直立好，使之對稱，讓自己稱

^{*} Yuen-Zang Chang, “A Note on Sharawadgi,” *Modern Language Notes*, Vol. 45, No. 4 (April 1930): 221-224.

^{**} 譯者係西巴黎南特爾大學藝術史博士。

心滿意。然而，中國人想像力的範疇除能延伸至圖案外，還能以不規則的方式創造至美，以常人所有的佈置能力引人讚嘆。儘管我們對這種「美」一無所知，中國人卻悠游其中，並且創造出一個名詞形容對其景仰之心：“sharawadgi”。^{1*1}

《新英文辭典》(*New English Dictionary*)的編者對此詞感到懷疑，曾謂「中國學者們都同意這個詞不可能是中文。」並且指出：「鄧普的說法好像他是親耳從旅行家口中聽來的。」

我或能就此詞可能的中文來由提出建議。《新英文辭典》編者所徵詢的中國學者傾向於否定“sharawadgi”是源自中文的一個原因，可能是因為中文字或詞屬於單音節性質。不過這種困難其實相當常見。一個單音節的中國字若只是唸出字本身，並不能適當地運用。因此在使用上有一套由純粹加強性的意義重覆來組詞的延伸系統。像是「子」表示兒子的意思；「兒」也表示兒子的意思；但一般使用上會說成「兒子」。這並不屬於單音節字，但仍是正確的中文。無疑地當鄧普說“sharawadgi”是一個中國字，所指的其實是一個中國辭彙，

¹ Sir William Temple, “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 ; or, Of Gardening. In the Year 1685.” *Collected Works* (Miscellanea) II (London: E. Gellibrand / Simpson, 1690), ii, 58. 此詞對十八世紀的專家來說並不陌生，尤其為霍瑞斯·華波爾 (Horace Walpole, 1717-1797) 經常使用。亞歷山大·蒲伯 (Alexander Pope, 1688-1744) 在他寫給迪格比 (Robert Digby) 的信 (August 12, 1724) 中也使用過。勒夫喬依 (Arthur Lovejoy, 1873-1962) 教授在一篇尚未出版的文章〈一種浪漫主義的中國源起〉 (“On 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”) 中曾經指出，鄧普為“sharawadgi”所下的定義，以及對中國造園術原則的一般性討論，不但是最早就這個日後成為「英式庭園」的新造園理念提出的有力說明，同時對於不規則美的主要美學概念形成來說，也是早期一個相當重要的闡述；並且，他特別指出，艾狄生 (Joseph Addison, 1672-1719) 在《旁觀者報》(*Spectator*, No. 414, June 25, 1712) 的一篇文章裡，有許多部分都取自鄧普這篇論述中的一段，卻未標名出處。* 此文於1933年出版：in *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* Vol. 32, No. 1 (1933): 1-20.

^{*1} 譯注：此段譯文採自李爽學：〈從巧奪天工到諧和自然——中國園林藝術對西方文學的影響〉，《中西文學因緣》(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91年)，頁39-40。

由多個字所組成。在未能提出確切反證的情況下，我們必須盡可能將“sharawadgi”——無論是鄧普本人或他的訊息提供者，都不可能自己創造出此詞——視為一組或多或少被扭曲過的中文形容辭彙。此外，《新大英辭典》編者對“sharawadgi”是否源自中文的疑慮也可以減輕，因為事實上，鄧普所主張中國人稱為“sharawadgi”的這種美學效果，確實正是中國人在庭園造景上所追求的美學效果。

想當然爾，一般我們都會認為鄧普所傳達的這個詞，應和原本的中文字詞有些許不同，就像英文字在轉寫成不正式的中文時，常常會發生的一些有趣情形。比如說，“Damn you, fool!”在完全不懂英文的中國人聽來，就像“Dam'-you-foolo”，之後就經常會被轉化成“Damiofulu”。儘管原來的句子被做了很大的改變，但不管是在發音還是字形上，我們不能否認這個俗語仍源自英文。

如果我們把“sharawadgi”想成四個分開的音節，最後兩個字馬上可以看出其原字及其相關連結性。「瑰琦」或「瓌奇」，唸作“Kwai-chi”，也常被誤唸為“wai-dgi”，意思等同於「令人印象深刻而有驚奇感」。²「偉奇」音“wai-chi”，也意同於令人印象深刻而有驚奇感，雖然在文學相關使用上較無特出之處，因此未列在《辭源》中，但如同前面兩詞一樣廣泛地被使用。

“shara”的解讀就有些困難了。最佳的建議說法應是「灑落」，讀作“sa-lo”或“sa-ro”，意思是「漫不經心的優雅，或無秩序的優美」。我們也應再提出另一個詞「雜亂」，音“tsa-luan”，是有條理和規律性的反義詞。不過「灑落」和「瓌奇」還是該被優先考慮，因為這兩者都有悠久的文學淵源。^{3*2}在中國，庭園造景向來是文人雅士所喜好

² 此處中文語詞的英文解釋以《辭源》（*Tzu Yuan*, 24th ed., 1928）為準。

³ 根據《辭源》，率先使用「灑落」一詞的作者為江淹（西元921年以前）；宋玉在西元前233年之前就使用了「瑰琦」；提及「瓌奇」者則為左思（西元400年以前）。這些詞語在其後都經常被使用。

*² 譯注：節錄《辭源》條目與詳細出處如下。「灑落：不拘束貌。江淹，〈齊司徒右長史檀超墓銘〉：『高志灑落。』；「瑰琦：猶言奇偉。宋玉，〈宋玉

從事的活動；將「灑—落—瓌—奇」(Sa-ro-wai-dgi，在中國南部及中部“chi”也念作“dgi”)組成一個形容詞，是很有可能且合宜的一種組合。這組字就會具有「透過一種非刻意營造或無秩序的優美，而令人印象深刻或帶來驚奇感的特性」的含意。此詞因而傳達出一種概念，正是鄧普引文中所描寫的美的類型，一種難以察覺其結構匠意的美。

從「詞類屬性」的角度來看，也並不構成問題；按中文語言的特性，這類詞性問題是不存在的。“sha”和“sa”之間的不同也不會構成障礙。舉例來說，「三」(san)在中國某些地方像是山西唸成「撒」(sa)；不只氣音，連字尾的鼻音都不見了。只有一點可能會有問題：「灑落」一詞原本是用來形容一個人的個性。但是從原本以人為描述對象，轉化成形容其人作品的一種修飾詞，這種情形同樣也並不少見。若是一個好的庭園，設計者的人格性情也會在其中體現。至少在中國是如此認為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此一詞也許是將形容建築師本身「灑脫而不經心的優雅」，轉喻為美麗庭園中某種「漫不經心的優雅」。

總的來說，關於鄧普所謂的“sharawadgi”有兩個問題。此詞是否源自中文？

如果是，原本所對應的又是那些字呢？《新英文辭典》的編者不該因無法解決此問題而受到責難。然而，當我們需要幫助來解決此類問題的時候，卻沒有人有能力解答，這正好可以看出歐洲漢學研究的窘境。前述所提出的幾個可能性，適足以就第一個問題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。關於此詞的淵源，「灑落瓌奇」(sa-ro-wai-dgi)似乎是最有可能的候選答案。

(責任編輯：余玟欣)

對楚王問：『夫聖人瑰意琦行。』；「瓌奇：珍奇也。左思，〈吳都賦〉：『雕題之士，鏤身之卒，相與味潛險，搜瓌奇。』」